

金融海嘯》美主導模式的危機

【聯合報／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台社成員】

2008.10.21 01:38 am

近來國際金融危機的發展，只能以驚心動魄來形容。美國歐洲的股市可以一日一瀉千里，危機更不斷擴散到其他的地區。先進國金融市場的恐慌性賣壓，好不容易在英國首相率先國有化銀行之後，暫時趨緩，但是大家都已開始覺得有仔細研究上世紀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的必要了。這次危機不單引發恐慌，更讓人開始省思當前國際資本主義體系整體性的問題，以及左與右範式孰優孰劣的問題。本文將試圖把這些發展放到歷史發展的角度來檢討，應較有助於釐清事實。

每一次大危機，都會帶來對當時主流理論與既有體制的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協議的經濟安排極不合理，導致了上世紀三〇年代的經濟大恐慌與隨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主流經濟學者爲了維護其所堅信的自由市場的優越性，竟然將極高的三成失業率歸因於失業者的自由選擇，而不是市場失靈！凱因斯即時提出了新理論，指出投資行爲的非理性及自由放任之不可恃，以及國家干預經濟的可行性與必要性。二戰後歐美體制結合凱因斯的總體經濟管理理論，與中間偏左的社會政策，建立了著重福利的社會民主體制，也帶來了戰後初期廿多年先進資本主義的發展黃金時代。

不過，到了七〇年代，這體制的發展在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都遇到瓶頸。要如何脫出困境引發了左右派激烈的理論爭議，不過，最終右派取得全面勝利。在政治上英國柴契爾與美國雷根上台，新保守主義取得政治主導權，在經濟思潮上贊成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取得全面性主導地位。

因此，從上世紀八〇年代開始，美國經由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在全球落後地區推動被稱爲華盛頓共識的「自由化、私有化、財政緊縮」政策。並進一步在九〇年代成立世界貿易組織，主要是要落後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尤其是對先進國的金融服務產業開放。因此，近年來所謂的全球化，其實是這種特定形式的全球化。

與此同時，從八〇年代開始，在自由放任思潮下「去管制化」蔚爲趨勢。美國金融產業卸除束縛後開始急速擴張，如索羅斯所言，啓動了這一波持續卅多年的金融大泡沫。在這過程中，美國金融業被描述成一個充滿創新的尖端產業，一波波「創新的」、「避險的」衍生產品不斷出爐，據稱可以不斷提升效率促進成長，而這光鮮高報酬的行業也吸引了最優秀的人才。

金融產業因此成爲美國最重要最先進最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而美國政府也不吝於運用政治力量，包括單邊壓力及世貿組織規範，全力爲它開道，逼使各國開放金融市場。因此金融全球化的速度是指數成長，譬如，全球商品貿易佔GDP比率在一九七五年約一成，至世紀末仍不到兩成，而美國證債券跨國交易量佔GDP之比率，則從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四升爲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二三〇。

與此平行的政治方面的發展，一方面是美國全球霸權地位達到高峰，一方面則是其政府治理能力的走下坡。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爲獨強其權力缺乏制衡，在處理國際事務上常爲所欲爲，同時國內治理能力大幅下滑，在此次金融危機已清楚顯現。

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危機時，各方就已呼籲需要有新的全球性組織，來監督金融全球化的系統性風險，但西方政經領袖並無人承擔起此責任。再譬如，此次點燃危機的是美國次貸風波，次貸就是貸款給應該是還不起貸款的窮人，金融業者與其監督者竟然認爲把次貸證券化就可以取消風險，自欺欺人不說，更是監督者嚴重失職，這恐也顯示至今美國政商界的生態。危機發生後美方處理能力也處處顯示其不足，還需追隨英國率先國有化銀行的領導。

在經濟理論方面，雖然此時此刻西方又回去依賴凱因斯理論及其管理總體經濟的技能，但其實從七〇年代至今，向右走的經濟學正經過一個「去凱因斯」的過程，凱因斯建立的總體經濟學現已拋棄凱因斯，繞個圈子又回到自由放任的原點。因爲大恐慌，凱因斯迫使經濟學者承認市場失靈。經濟學界藉由資本主義的榮景拋棄凱因斯，迎回自由放任。現在歷史又將再次重複，大危機又將來整頓經濟學。

危機也是轉機。過去卅年來主導全球的美國自由放任模式，並不是美國成爲超強的原因，但卻因其超強地位迫使全球追隨這模式。此次危機顯現了美國領導地位的動搖，顯示這正是個好時機，來全面檢討這個模式。

【2008/10/21 聯合報】@